

了!”我深表赞同。《马蹄声碎》能在长征 70 周年的时候,发表并且获奖,是我期待的,却又是喜出望外的。我想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鼓舞,也必定能够激励众多的作者能够在戏剧的“突围”中,增强信心和斗志。长期以来,戏剧的创作既形成了优良的传统,也会有无形的模式。传统必须发扬,模式必须突破,这也是每一个作者的愿望与使命。我想说的是,戏剧,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发生剧烈蜕变的时期。无论是在戏剧队伍结构的调整,还是戏剧演出机制的演变、戏剧功能的转化,戏剧正面临着更多的选择。然而,我总觉得,戏剧的精神是不能够丢失的。戏剧的存在究竟是为了什么,是不能不思考的。

一方面,我们的戏剧正面临着新的困境,另一方面,我又看到了崭新的戏剧格局正在形成和出现。我希望,随着时代的进步,戏剧界或者是文化艺术界应该对未来的作品有更多的包容性。让未来的戏剧道路更加宽阔、戏剧园地更加繁茂,让更多的戏剧作品和戏

剧人出现在我们戏剧的视野,我们的队伍才会更加壮大,而不是萎缩和凋零。

时代如同洪流,它卷裹一切,但是它是在往前走。戏剧总得跟上,无论你跟得上还是跟不上。我想说:戏剧,你一路走好!也许我会掉队,但我的心,会始终不停地在追赶着这支队伍。就像《马蹄声碎》,就像长征。

请允许我再借此一隅,向曾经帮助、关心和批评我,使我没能掉队的前辈和师友,表示我衷心的感谢!

姚远,一级编剧。中国戏剧家协会理事,江苏省戏剧家协会副主席,中国文联全委。著有话剧《下里巴人》、《李大钊》、《伐子都》(合作)、《商鞅》、《“厄尔尼诺”报告》(合作)、《马蹄声碎》等,同时还著有电影《刘天华》、《大转折》(合作),电视剧《历史的天空》(合作)等。作品分获曹禺戏剧文学奖、中国曹禺戏剧奖·剧本奖、中国戏剧节优秀剧目奖、文华奖、中宣部“五个一”工程奖、金鸡奖、飞天奖、中国戏剧文学金奖等;话剧《商鞅》曾入选 2003—2004 年度国际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剧目,《马蹄声碎》获首届中国戏剧奖·曹禺剧本奖。

〔责任编辑:李 勇〕

“小女子”的恍惚

李 莉

《成败萧何》获奖了。听到这消息不禁有些恍惚起来:自《成败萧何》首演后的一年多时间里,先是沉醉在清末民初的史料堆里,为中国京剧院写了《秋色渐浓》;后又困顿在云南少数民族的远古历史中,为大理白剧院完成了《白洁圣妃》的文本创作。我历来就有“喜新厌旧”的毛病。十多年写了三十余部作品,总是尽兴地写完一部又尽兴地投入到另一部中去,很少回顾,最怕修改,人谓“狗熊掰棒子”。如今回首,竟有几分陌生的感觉了。

恍惚着想起了当初上海京剧院约写《成败萧何》时,心下畏惧,便以小女子写不了大男人为藉口推却。两位院长几乎是异口同声

地说:我们从没觉得你是个女人啊!后来不少人读了剧本,亦不约而同地感慨:这哪像女人写的东西嘛!自己就有种莫名的悲哀,觉得活得有些错位,但也有种隐约的窃喜:也许正因为有着女人的眼光和心态,才成就了“特别”的萧何与韩信!

恍惚着想起了当初在楚汉史料堆里抬起头来时的感觉:萧何,一位老辣圆熟的政治人物,先是为刘邦力荐韩信;后又为汉室谋杀了韩信。在荐与杀如此极端的两种行为之间,偏偏留下了十年空白。韩信,一位战无不胜的大将,有着“胯下之辱”时的狼狽,“挟要齐王”时的势利、“逼杀钟离”时的卑劣,同时又兼具着“仪仗数千”的张狂、“称病不朝”的桀傲、“韩信用兵,多多益善”的自恃……在那十年空白中,并没有他与萧何交往

的任何记载,后人偏偏又道他们是“生死一知己”。真是既伟大又卑微、既神秘又鲜活的两位男人啊!然要结构成他们之间的戏,最大的难处就是那十年的空白;反之,十年空白恰恰又给艺术创作留出了最大的想象空间。我有些怨恨选择此题材的始作俑者了:干吗要出如此难为的“命题作文”?但又不得不钦佩他们的魄力和眼光:一句“宁被人骂死也不要被自己吓死”的实在鼓励,一番“无论成败,一醉方休”的虚无承诺,竟也让我隐隐感受到了古来汉子们的豪气与风骨。

恍惚着想起了现实生活中,为了成就自己而适度无耻、中度无耻的男友们于杯盘狼藉后的无奈叹息;觉察到了在他们那些无耻的表象下,依旧挣扎着一份真性情的善良企盼,不由得傻想起来: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无耻却偏要无耻?是“避害趋利”的天性使然?还是于社会“大势”间无可奈何的随波逐流?假如要描摹他们,是层层剥离了生存客观的裹挟力量,呈现其灵魂的丑陋和人性的败坏?还是层层揭示其在生存客观的惯性大势下,善良灵魂扭曲之哀痛和个体生命渺小之无奈……无奈!散漫开去的思绪突然在萧何身上集结:在汉初那样的历史大势下,假如没有萧何帮着吕后设谋将韩信诓骗进宫,韩信会不会死?答案应该是肯定的:没有萧何,自有赵何、张何们来干这件事,结果不会两样。于是,十年空白间的萧何渐渐开始清晰:荐韩信使他与韩信成为知己,保知己是人性之必然;杀知己呢?可以是为效忠而泯灭了人性,也可以是为怕死而卑鄙了天良,更可以是纵有高贵的人性、硕大的权力,依旧保不住一位知己的生命!想到此竟有一阵悲凉袭来,辛酸不已,泪眼朦胧……

恍惚着又想:韩信为什么非死不可?“飞鸟尽,良弓藏;狡兔死,走狗烹。”几乎是千古以来公认的答案。随之而来的问题是:同为汉初“三杰”的大功臣张良为什么可以不死?萧何为什么可以不死?恍惚顿时化作了好奇,再回头细细咀嚼太史公司马迁的伟大手笔:“假令韩信学道谦让,不伐己功,不矜其能,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、召、太公之

徒,后世血食矣。不务出此,而天下已集,乃谋畔逆,夷灭宗族,不亦宜乎!”呵呵,向来文笔流畅、逻辑极强的文章高手,在这短短的行文中竟也深藏着弦外之音:“韩信你呀,如果懂得为人谦让,不逞己功,不矜其能,是可以安享祭祀,名垂千古的啊!至于谋叛,就该在你手握重兵时动手,何必等到天下已定、兵权丧尽之时呢?傻瓜,活该哟!”是了,张良懂得“为人谦让”而及时隐退;萧何明白“不矜其能”而谦恭自守;韩信本“游侠”天性,又自恃功勋卓著,不屑此道,所以只有死路一条了。

至此,剧本中的韩信反与不反已经不重要了。重要的是:封建体制从一开始就是以扼杀人性为王权之基础的,这就是当初的“大势”所趋。作为个体生命的张良能奈何之?萧何能奈何之?刘邦吕后又能奈何之?远为千载之后的历史剧,可以揭示他们个体道德人性之败坏,更可以揭示在那大势下,个体道德人性微不足道之大无奈。不管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大丞相,还是百战百胜建功立业的大英雄;不管是具有卑鄙无耻的灵魂,还是拥有磊落光明的品质,都不能按照人的意志去生活去处世——随大势者生,逆大势者亡!

思绪又开始恍惚起来:这“大势”究竟是怎么造成的?为什么具有如此强大的力量?这力量合理吗?这力量要不要改变、能不能改变、怎样才能改变呢?人类应该为自己设置一个什么样的生存环境、生存体制、生存信仰才是最合理、最人性、最美好的呢?恍惚着看去,剧中所呈现的历史悖论竟是这样的难以言说清楚:萧何舍“名”维护天下安宁的同时,亦维护了刘邦的家天下;韩信舍“命”换取天下百姓祥和生活的同时,亦使刘邦家天下的权位得以巩固。他们的无奈是如此的惨烈,而无奈中所呈现的襟怀又是如此的悲壮。这惨烈、这悲壮使人不能不为他们扼腕慨叹:为什么这样的人要背负耻辱?为什么这样的人不能自由自在地活下去?人?人!人啊……

历史记载中留出的十年空白,本可以填入各异的萧何与韩信。大约终是小女子的“浅薄”心肠,非要隐去了两位大男人的难堪与卑微,使他们振作起英雄状来。因为,男人想成为英雄,女人想崇拜英雄。

李莉,上海越剧院副院长,一级编剧,主要作品有越剧《深宫怨》、《疯人院之恋》、《梦里云间》等,京剧《凤氏彝兰》、《成败萧何》、《秋色渐浓》及沪剧、淮剧、滇剧、电视剧等计三十余部。

〔责任编辑:李勇〕